

現在這三品，昨天所講的「菩薩修持品」，從第二十八品起，都是講極樂世界菩薩的修持、菩薩的境界，而更深入的就是第三十品（昨天討論過）「菩薩修持」。今天所討論的兩品是「真實功德」，極樂世界的菩薩所做的功德是真實功德，所以我們要注意真實這兩個字。最後一品是「壽樂無極」，這一品所採的文句不是常見的《魏譯》，《魏譯》裡頭沒有，是古譯本裡頭漢代所譯，《吳譯》，《吳譯》是孫權那邊，魏蜀吳，那很古了，那兩種譯本裡頭所有的內容。所以這個內容很多人，雖然是淨土宗，有的人沒有見過，不要說是去註解、去研究。今天是這個內容，而這個內容非常突出，也非常重要。所以往往是這樣，這個法要是很殊勝，能夠遇著的人就不會很多，往往是如此。

現在我們進行到第三十一品，一上來打了很多譬喻，說極樂大士的功德智慧深廣就如大海。他的菩提是覺悟，覺悟的高和廣大就像須彌山，用大海、用須彌等等做譬喻，來描述極樂世界這些大菩薩的功德莊嚴。這個在經裡頭、註解裡頭講得很詳細，因此這些內容我們在課堂裡頭就不再講了，大家自己看一看。我們從底下講起，「其心正直，善巧決定」，從這開始。以前那些譬喻、那些說明大家自己看一看。「其心正直」起到「遊戲神通」這裡頭一大段，是說明極樂世界菩薩的真實功德，因為這一品名字叫「真實功德」，都說真實功德。從「其心正直」起到「遊戲神通」這一段裡頭，是說明菩薩自覺覺他、弘法利生的功德。「正直」兩個字，有的時候我們當信佛經語深，因為普通都說這人很正直，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經書，也就把世間所謂這人很正直，極樂世界的人心很正

直，因為這個往往就把很深的法當作很淺的內容體會，這個體會就有點辜負經文。正就是不邪，直就是不曲，這是這兩個字的含義。這兩個字連在一起，正直，可以舉《法華經》裡頭的話為例，「於諸菩薩中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。」這是說佛菩薩，在一切諸菩薩裡頭他就正直，用正直的這個態度，捨掉了，不要以前那些方便的辦法和方便之道，都捨除了，而採用正直之說。正直之說是說什麼？「但說無上道」，但說就是只說，只是只有、唯獨，但說是這個意思，唯獨說如來的無上道。世尊說了《華嚴》以後大家都不懂，梵天勸請釋迦牟尼說這個權法，所以就說小乘、說方等等等等，好多都是權說，權巧方便的方便之說，到了最後就捨掉這些方便而正直了，說無上道。所以正直的含義，我們知道很深。

《法華文句》是一個註解，解釋《法華經》的，它就把經上的這幾句經文它解釋。所以有的時候我們要看一點好的註解，這個話要這麼說，看不好的註解不如還只看經文。但是如果有好的註解的話，那確實是莫大的幫助。經是定藏，是體，這些註解屬於論藏，它是慧藏，屬於慧，要用慧顯明這個體，不然凡夫心很難如實的去體解，如實的去領會。這個解釋就是說，五乘法都是曲。主要說直是什麼？直就是不曲，不邪叫正，這兩個的解釋。什麼叫做不曲？什麼叫做不正？以前的話也對，這個不曲不邪的解釋，這就深入了，它說五乘之法都是彎曲的，都是一種方便的、權宜的，不是直。五乘法有好多種說法，在《法華文句》中的解釋，它就分人乘、天乘，有把這兩個合起一塊的，種種。反正大意是不差，但是這個分類，不同的書、不同的註解往往有不同。人是一乘，天是一乘，聲聞是一乘，緣覺是一乘，菩薩是一乘，所以稱為五乘。我們常常說三乘法，因為我們在中國的這個教裡頭不大談人天之乘。因為人天二乘的這些法，在咱們中國從古到今說得很詳細，也很深入。孔子

之道是人乘到天乘，老子之道是天乘兼人乘，這兩方面把人天二乘的法說得很夠了，所以就沒有再借助於印度的。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，翻譯經典方面的介紹就比較少一點，只說三乘，實際是五乘。講五乘之法這是曲，這是把他委曲，佛委曲，遷就大家的水平。所以說法人常常很委曲，不能暢所欲言，大家要知道，不能暢所欲言。所以有這話，老僧若一向依本分接人，堂前草深一丈。我老僧如果一向就是拿本分話來接待一切來的人的話，我堂前的草要長得一丈深，誰也不來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就是往返於善知識之門，你只聽了很多法，你們沒有聽到他心裡的話，有的時候。沒有辦法，這是沒有辦法。為什麼如此？他真要說了本分話，大家就不來了。所以這個曲也是不得已，也代表就是不可少的。但是一直這麼曲那有什麼意思？所以到了《法華》就捨方便，說正直之法。到了這個時候還有五千弟子，一直追隨佛多少年，到這個時候還是不能聽，要退席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個會場上有五千人退席，多大一個騷動。世尊說，「退亦佳矣」，退了也好。就是說有些法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，這個很自然。所以五乘之法都是佛委曲之說，是曲說，是一種方便說，不是佛的直說，佛的本心所要說的話不是這些。

天台判教判為四教，整個佛法判為四個種類，就是藏、通、別、圓。藏是小乘法，通是通於小乘和大乘的，別是單純的大乘法，圓就是圓教。這個通、別就指的通教、別教。藏教就不用說了，藏教是小乘法，不用說了。後頭通教和別教，通是通於大乘、小乘，別教是專說大乘法的，這個都是傍、偏，不圓，它有偏。傍是射箭沒有射中紅心，你是打中了靶子，你還沒有中紅心，是傍、是偏，不是正，圓教才是正，這個意思。「今皆捨彼偏曲」，把這些偏的、不圓的，那些彎曲的、不正的都捨掉，「但說正直一道」，但說正直的法。正直一道是什麼？就是《法華》所說的一乘法。所以《

法華》打了個譬喻，火宅的譬喻，佛騙自己這些孩子，說你們出來，譬喻說這個老父，大富長者，這些孩子貪玩，不肯出來，房子著了火，就全要燒死了。說你們快出來，外頭有羊車、有鹿車、有牛車，你們出來得到這些車，好玩極了。這樣小孩們聽見外頭有車，就都跑出來，跑出來之後房子燒了，他們就沒有遇難。佛就給他們一人一輛大白牛車，方廣平正，其疾如風，遠遠超過那三乘的車子。由於那個孩子他能感興趣的就是羊車、鹿車這些，所以他聽見這些就高興就跑出來了。跑出來就好，就不至於被火燒死。這就是權法、實法的譬喻。所以《法華》大家覺得是好懂，實際是很不好懂，如果要是好懂的話，為什麼五千大弟子退席？現在就是但說正直一道。所以說正直者，其心正直，就是說極樂世界都是離開偏曲的這種教導，佛心中所思惟的，自己所受用的，都是一乘教圓教的方法。這個法，《法華》就方廣平正，其疾如風，大白牛車，像風那麼快。所以一乘法就是殊勝。這個說明彼土菩薩他們的心，都是契於《法華》最後圓教所說的大白牛車之法，一乘教。

「善巧者，《佛地論》曰：稱順機宜，故名善巧。」他之所說，他順乎這個機。我們說法要契機，根機，聽法的人根機、時機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時機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法運。所以有的時候某一宗大盛，又有的時候別的來代替，這有它的時機，有眾生的根機。所以你要很相稱、相順，與這個機宜恰當、適當，跟這一切是適當的，和聽的人的根器適當的，跟這個時代是適當的，跟這個法運是合宜的，這叫「稱順機宜」。所以說善巧，你是很善、很巧，不笨拙，不是在那蠻幹。你就蠻說，聽得他很厭惡、很反感，他還要罵兩句，逼著他毀謗佛法，你還說我有弘法的功德，那不行，那不是，那你做錯了，這是做反了，所以要善巧。

「又《文句》曰：顯善權方便」，要顯出善於行權、行方便，

「明觀行精微」，表明了觀行的精和微。所以上一句，顯善權方便，這個是覺他。我能夠善於行權、善於方便，對於他現在宜於聽某種的法而來對他說，應該用哪一些譬喻來指點他，這個就是利他方面所需要的，觀這個機，逗教。這個逗教還有意思，就是說引發他的善根，引發他的疑問。所以禪宗常常有些很怪的問題，底下再一句他就開悟了。這個就是把他的根本疑情給逗出來，這叫逗教，觀機逗教，現在這樣說法的人就太少太少了，行權方便。所以上一句是利他。下一句，「於觀行善入精微」，這個是自覺，因為只有自覺才能覺他，這一點大家必須要知道。最近我這裡來往的客人很多，幾乎是每個禮拜都有這麼一批二批的跑來。有的人也很好的心，他們來了，從台灣來、從美國來，他們到處都參訪，都看了，他們提出一個問題，他說發現中國很多和尚很可憐，不知道怎麼來想法子能幫助他們。也確實，現在是有這個情況，所以才需要辦佛學院。所以國際友人一見面一談，就發現這個問題，人家很著急。他的意思就是說，是不是弄些錢來，弄些經書來，還是什麼什麼。我說最好的辦法是你們每個人好好的自覺，你不自覺你不能覺他。就是你問話人好好去修持，好好去自覺。這個話也很難懂，他在美國自覺，跟咱們中國和尚什麼關係？就有關係，地球就是一個，小得很，實際就這麼個問題。所以在這個地方，就是要這麼樣自覺，善入精微，你才能夠方便的去利他，才能夠隨機應緣，才能夠善巧。什麼叫覺悟？就好像你睡著了，你作夢，咱們都在夢中，你覺醒了，覺就是覺醒，你醒了之後就如夢幻泡影，夢中這一切（夢中就是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），剛才這些金銀財寶也沒有了，讓你害怕的老虎正在咬著你，老虎也沒有了，覺就沒有了。你要想，不是看見大家可憐，都在作夢，都在做害怕的夢，很可憐，你要把他叫醒嗎？這個叫醒的人自己還正在作夢，他能叫醒別人嗎？他自己

還在那睡大覺。所以你必須自己是醒了，你才能叫醒旁人。這種道理是非常清楚、非常清楚。所以有很多人自己還在糊塗，就想我怎麼說法度眾生，實際上那是瞎忙。你自己還不明白，怎麼能使別人明白？自己沒有覺悟，怎麼能使別人覺悟？所以為了覺他，先要自覺。單純為了自覺就是阿羅漢，焦芽敗種。但是你真要行菩薩道，你要自覺，這個自覺是為利他而自覺的，這個就很殊勝。

善巧，下面引了《華嚴》的十種善巧，這裡我們就不列舉了。「決定」，事之固定而不會改移的叫做決定。決定就是什麼意思？決定就指的是真實不變。所以在善巧之中就是隨緣隨機決定，這就是隨緣中有不變，不變才能隨緣，隨緣不變。善巧而是決定，是真實不變，也就是我隨緣而所施的善巧也都是真實。所以世尊說了三乘的法還是讚歎，十方佛還是讚歎，都是真實，但是世尊自己說這個是權說，阿羅漢是化城。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要能圓融。《法華》說了這個火宅喻，說了有三種車，小孩子出來了，小孩就得救了，這得救是真實。三種車沒有給他，但是給他更好的，給了大白牛車。這就是決定有真實之利，他這種真實之本際、真實的智慧，所演出的一些權說，也同樣的是給予眾生真實之利。所以善巧決定，同時這裡頭還有隨緣而不變，不變可以隨緣，這兩方面的意思。

「論法無厭，求法不倦」。現在有些人就說，我就是一句阿彌陀，什麼都不管了。從前老問我，我說這很好，你真能這麼做是能成功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問話的這個人他說什麼都不管，他就是法上他不管，世間的事他樣樣管，他沒有一樣不管的，那就不行。法上你不管了，我就念一句阿彌陀佛，世間的事情功名富貴什麼什麼樣樣都要管，鄰居稍微有點什麼東西擺的不合適就和鄰居要吵架，居士林有一個很有修的老人，他就為這個就氣死了。你什麼都不管，你就全不管，你一念單提，這個才有希望。所以現在有人這麼問我

，我就要給他做解釋，不像從前給他肯定，那就包括一切才行。所以這裡這些菩薩論法無厭，覺他，跟大家討論，他無有厭倦的時候，沒說我膩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我不願意跟你說了。孔子也是誨人不倦，教導別人沒有厭倦的時候，都是為利他。求法不倦，要去求法。所以就是說一句顯利他，心無厭足是自利，都是說自覺，自覺和覺他並重。

「戒若琉璃」。戒定慧是三無漏學。所以要「奉持戒律，明淨清淨，以自莊嚴」，持戒跟琉璃一樣那麼乾淨。「內外明潔」，持戒很乾淨，像琉璃一樣，一點髒都沒有，內和外都是明潔。內指的心，外指的威儀，表現於外的，表裡一如。由於這樣，他說的話大家心悅誠服。「其所言說，令眾悅服」，大家聽了很高興、很佩服。「擊法鼓，建法幢，曜慧日」。《會疏》就解釋，「法音高響，猶如鼓聲」，說話能夠引起大家的重視，震動大家，猶如鼓的聲音。「威德摧邪，猶如勝幢」，他的威德在那，使得邪外自然心服，猶如得勝所建立的幢。法幢都是來譬喻，因為建立一個幢，是印度當時打仗勝利時候的一種表現。所以法幢是在法上取得勝利的一種形式，這個威德摧服邪外，像得勝之幢。「慧日」，智慧的光明像太陽一樣，照破一切迷惑。這個就是這三句話，「擊法鼓，建法幢，曜慧日」，這些菩薩都是如此。曜慧日就是菩薩的智慧照破眾生的黑暗，使得群迷能夠覺醒。「痴暗」，曜慧日就破痴暗，痴暗指的是什麼？就是指的無明。《華嚴經》說：「如來智慧無邊際」，如來智慧沒有邊際，「一切世間莫能測」，一切世間都不能測，「永滅眾生痴暗心」，佛的智慧永遠來消滅眾生的愚痴和暗（暗是無明）這樣的心。所以佛的智慧一切世間莫能測。無明眾生的這種痴暗，那是極其嚴重的。就舉今天我們來說，我們也都十分的不容易，人身難得都已得了，就不說了，佛法難聞、佛法難信，這個難聞

、難信，大家起碼是聞了、是信了，這都是甚為稀有。這個也不能都歸功於自己，說我有這個根器，這都還是如來的智慧之功，因為如來的智慧之功，所以佛的言教，這些文字般若使我們今天聽到，我們還能夠破自己的痴暗，所以要感佛恩這個地方。

再底下，「淳淨溫和，寂定明察」。淳是純潔，淨是清潔，很乾淨。淳淨指內心的清湛離塵，像水湛清，一點髒東西沒有，這是淳淨的含義。「溫者，良也」。所以讚歎孔子，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，溫。和，儒家也有很好的解釋，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，凡一些事情能夠發動出來之後自然中於節度，這叫做和。所以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。和字，咱們中國這個和字的道理很深，這致中和的和字。中和兩個字你能夠致力於此，我們達到這個時候，天地就是以此而定位，萬物以此而生育。所以這個裡頭，淳淨溫和指的表於外的儀表溫和。剛才要照我的那個解釋，也可以解釋為內心。總之內外都是清湛，都是自然中節，自然合乎戒律、法度。「寂定明察」，這些話都是很深很深的含義。寂定，寂是常寂光的寂，寂滅，寂滅為樂，定是戒定慧的定。所以寂定，入大寂定，大寂定就指的大涅槃。這是實際的理體，理的本體。所以寂定兩個字代表的是本體。明察就是智慧的照用，照見五蘊皆空，看到這一切。《宗鏡錄》就是這樣的宗旨，「以一心為宗，照萬法如鏡」。這一切，照見一切，了了分明，秋毫不爽，一點錯沒有，這叫做明察。所以寂定明察攔在一起，寂定而明察，明察就是寂而常照，在寂裡面去照。不是一般的定，一寂就什麼都不知道，這種定就不是這種大乘定的境界。

底下，「寂定明察，為大導師」，這些大士是大導師。什麼叫導師？《淨影疏》說：「以慧開人，名為導師。」你拿智慧能使人開解、開悟，來開導人，這個叫做導師。《會疏》說：「為失道者



，示其正路，故曰導師。」迷了路的人，你能給他指出正路，這是導師。所以這個很具體。不是說在課堂上我這講講，他就算導師，這個不行。你真要給那個迷了路的人給他指出正路，那才是導師，要起這個作用才是導師。你只是能講幾句經文，那不是導師，那是教員而已。怎麼叫大導師？極樂世界這些大士是大導師，他們就都是像普賢，所以都是德遵普賢。在咱們這部經第二品，來的這一切大菩薩都同遵普賢大士之德，就是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以這種最極圓極頓的法來普利九界（六道是六界，加上聲聞、緣覺、菩薩就九界），能普利九界的一切眾生，所以稱為大導師。在菩薩中也是導師，所以稱為大導師。這些極樂世界的大士為什麼能稱為大導師？寂定明察，寂而常照，有體有用。

「調伏自他」，做為大導師怎麼樣？就是自也調伏，他也調伏。「調者，調和、調理、調順，調其心也」。所以我們調是要心調。「伏者，降伏、制伏，降伏其非心」。《金剛經》問，「應云何住」，我們的真心應當云何住？「云何降伏其心」，所問的就是調伏兩個字的意思。所以怎麼開顯本心是調字的含義。心調，調得怎麼樣？本心能夠開顯。云何降伏？降伏非心，就是伏的意思。調伏兩個字的含義，調字就是開顯本心，伏字就降伏非心。既然是大導師，必然能夠對於自心、他心俱能調伏，所以這個境界就很深了。我們就很慚愧，我們對於自心尚不能，煩惱來了還要動，還不能調伏，更談不上調伏他人的心。這些大導師對於自心、他心，他人的本心能使它明顯，他人的非心能使它降伏，所以是大導師。「自身入道，亦普令眾生入道；自心大覺，亦廣令眾生入於覺道」，這就是調伏自他。「引導群生，捨諸愛著」。調伏自他，首先是什麼？就引導一切有情（一切眾生），你先要捨這些愛，捨這些執著。所以世尊在悟道的時候說：「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唯以妄想執著

而不能證得」。所以我們首先要斷愛，斷了愛還要斷執著。這個眾生，古云「愛不重不生娑婆」，既然墜到娑婆，這個愛染在心中是很深的，再有執著，人我法執。所以就是要引導群生，為大導師，調伏自他。怎麼調伏他？要引導這一切群生，要捨離一切愛，捨一切著。「永離三垢」，永遠離開了三垢，貪瞋痴，思惑就沒有了。而且讓眾生遊戲於神通之中，都自在無礙。這一段就是這些大士自覺覺他的功德。

下面一段，「因緣願力，出生善根」。因緣有兩個解釋，一個解釋說是過去所修的，是《淨影疏》裡頭說的，過去所修的一切善行，能夠讓我們又生出今生的善來，這就是因。因為你過去種了很多的善根，使你今生又生出善來，這就是所謂因緣的因字這個力量。我今生又去親近善知識，又去聽法，佛法就是要聽人說，聽善知識說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慧不能解」，沒人給你說，沒有過來人給你說，雖然你有智慧，你也不能理解，要有這個因緣，這就要緣力。你本來過去修了善，又引出今生的善，而又從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，過去的善是因，現在聽法是緣，有因有緣，這個就是因緣願力，就出生善根，就很好。這是一個解釋，這是中國的解釋。日本《會疏》的解釋就不一樣，它說菩提心是因力，「菩提心正是佛道本因」，你不發菩提心怎麼能成佛？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你發什麼心，得什麼果。因為菩提心是本因，「能貫十方三世」，也讓一切魔怖畏。所以發菩提心，不管你修哪一宗都可以，發菩提心是不可少的，以這個為因。以什麼為緣？就是這一句，「廣求知識，大聚諸善」，補充一句，還要行善，就是這個緣有轉凡入聖的大威力。這是《會疏》的解釋。這兩種解釋，一個是以前生的善根為因，一個以今生發菩提心為因，這兩說可以互相補足。你過去生中種了很多善根，所以你今生才能發菩提心；你今生能發菩提心，就是過去

你有善根。這兩個雖然是說法不同，這個沒有矛盾。

「願力者，《淨影》云：起行之願，名為願力。」你發了好多願，誰都發了很多的願，你在這個願力之後並沒有跟著有行動，這是空願。所以你檢查你的願是空願、是狂願，還是真實的願，就看你這個願之後是不是能起行，起行之後能不能堅持貫徹，這就有了願力。所以《會疏》就說，願力是什麼？像四弘誓願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等等，這四句話，他就能夠清淨佛國土，能夠成就眾生，這就是願力。你真的去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這種種的都做到了，那不就是清淨佛國土嗎？就能成就眾生。因為有願而沒有行就叫做虛願，沒有力量。現在極樂世界的這些菩薩因緣願力，又有因緣又有願力，這樣的話就自然會出生新的善根。所以，「因緣願力，出生善根」。這句話我們不但是了解極樂的大士是如此，我們每個人自己也應該走這個道路。我們肯定我們有因力，我們不是過去生的修持怎麼能出家？怎麼能聞這個無上法？種種的，不管是四眾弟子，能深入到圓頓法門，皆是這個因力、緣力都還是具足的。因緣和願力，你本來的善根其實有一些，你再增長出生新的善根，這樣不斷的增進，一直到朗然大覺大悟。所以因緣願力，出生善根。因此我們就要廣求善知識。所以古德，像趙州八十猶行腳。趙州十八歲就解決問題了，可是八十歲還在登山涉水參訪，尋求善知識，在深山老林裡頭找沒人知、沒人曉的大德，去請問一句半句。都八十還在尋求善知識，還在請教。所以我們也應當如此，應當把這個願要再起行，就可以出生新的善根。這個善根，像《大悲經》講說：「一稱佛名，以是善根，入涅槃界，不可窮盡。」所以我們要種善根，出生善根。你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這個善根一直到入涅槃界，涅槃界就是整個的法界，不可窮盡，這個善根是不可窮盡。

所以過去善根是因，現在我們又有願力使它增長，這個因就結果，果裡頭就有籽，蓮蓬是果，蓮蓬裡頭就有蓮子，種下去又出現新的蓮花，這種輾轉，善根就無盡。所以「因緣願力，出生善根」。

「摧伏一切魔軍」，魔外，魔軍。因為魔是奪人的慧命，比奪性命還重要。身命是咱們這一期肉身的性命，這個丟了不可惜，因為一入胎又有了身命。慧命可惜，要斷了慧命，那就不行了，因為你就不信了，你不修了，你這個斷了。他奪人的慧命，魔，他壞你的道法，壞你的功德善本，這一類型的叫做魔。「此類鬼神」，確實是有的，「有大神力」。現在我們發現很多人著魔，也都很神異，自己把他母親殺了，在修持的時候他就看見他師父在對面。有這類鬼神，他不都是自己心理作用，要知道確實宇宙間有一種，這是一種存在，叫做魔。所以大家有時候說空，你說魔沒有，是空，你也可以說現在你自己就是空，這一切都空，那這也可以說空。你認為這些都有，那魔也都有，鬼神也都有，天堂、地獄也都有。摧伏一切魔軍，魔的隊伍就稱為魔軍，他專門跟你修行人來搗亂的。所以往往就是為魔所纏繞，有的修行打坐，《楞嚴經》講，你不靠咒，你專門靠自己入定去打坐的話，靠這個力量，你要是成功的，這是很難很難的，沒有，魔他在搗亂，你沒有法子對付，他的本領比你大得多。這些菩薩們能降伏一切魔軍。

「尊重奉事諸佛」。奉事諸佛是不容易的，往生到邊地，在邊地之中他不能出來，只有菩薩到他那邊說說法，他不能到極樂世界去見阿彌陀佛，也不能飛行到他方世界去拜佛，所以奉事諸佛需要有很大的善根、很大的福報。現在這些極樂的大士降伏魔軍，奉事諸佛，「為世明燈」，是世間的明燈。這就譬喻菩薩的智慧，能夠給眾生照破黑暗，照破那些迷惑，給眾生開解正道、指示正道。黑暗中有個燈，你不就看見了嗎？不黑了，你看見路了。這很好的譬

喻。《淨影》就解釋，為世明燈怎麼講？「自具智慧，能生物解，名世燈明。」你自己有智慧，能夠生，物指的就是眾生，能讓眾生生出正解，這個就叫做世間的明燈，為世明燈。所以這些菩薩，他一方面是世間的明燈，並且是「最勝福田」。為世明燈，底下這四句話作成一氣讀，「為世明燈」這是一句，底下一句，「最勝福田」，種福的田，種福的田就是應當受供養的田。《探玄記》說，「生我福故，名福田。」這個能夠給我生出福來，生出福報來，所以叫做福田。《優婆塞戒經》就指明三個福田，一是「報恩福田」，我們要報恩，這裡頭可以種福，父母師長，這是一個福田，報恩福田。第二個是「功德福田」，這個福田它很有功德，你供養可以得福報，這就是供養佛法僧三寶。第三個福田是「貧窮福田」，他很窮，他很苦，你布施給他們，給他們謀福利，這也是福田。

「今經云：最勝福田」，我們要注意了，怎麼是最勝？這些菩薩他在種種福田之中，他能夠給眾生生出最殊勝的福。所以這是最好的福田，最殊勝的福田，因為他給你的果實是最殊勝。這些菩薩為什麼是這樣殊勝的福田？因為他有殊勝的功德。為什麼有這個功德？我們底下再看。底下「殊勝吉祥，堪受供養」，跟這就連起來了。剛才說為世明燈，他光明，他智慧，這個是大福田。底下說殊勝吉祥，殊勝吉祥這就是文殊菩薩的名號。「文殊即文殊師利。文殊可譯為勝、妙、第一，師利可譯為德、吉祥等」。所以妙吉祥、勝妙吉祥也是文殊的名號。「文殊表根本智，乃七佛之師，故殊勝吉祥」。所以他就是明燈，他是最勝福田，這就連下來了，「殊勝吉祥，堪受供養」，受得起這些供養。

底下，「赫奕歡喜，雄猛無畏」。赫是光明，奕是一種茂盛、強盛的形容，像火焰，很明亮，很有威勢，這是赫奕。「雄猛者」，《法華經》就稱大雄猛世尊。世尊是大雄猛，因為世尊斷盡一切

煩惱。大雄寶殿，咱們這的大殿。大雄無所怯畏，勇猛精進，所以是雄猛。這些菩薩都赫奕，形容他光明的熾盛，形容他勇猛精進，雄猛。無畏，所以修四無畏，無所畏懼。而且在《大乘義章》講「化心不怯」，化度眾生的心永遠不怯懦，叫做無畏。這些菩薩也是如此。「身色相好」，身的這個形色相好，相好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都具足。實際這是指的應化身，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，真要顯報身的話，無量的相，無量的好，我們的眼睛就辨別不了。所以我們這麼來看，「赫奕者，表菩薩威光明盛也。歡喜表內心很自在，形容和悅也。雄猛無畏則既表菩薩之實德，勇猛精進」，說法度生沒有怯懦、沒有畏懼，並且顯出「儀容威神無比，大雄不怯」。底下說「功德辯才，具足莊嚴」，還有其他的功德，就舉出一個辯才，這說明讚歎了一些，底下還有像辯才等等這些，都是種種的功德都具足。具足莊嚴，「如來以福德智慧莊嚴其身」，具足這些功德就具足莊嚴。這就是讚歎極樂世界的這些菩薩。

這一段是最後一段，「常為諸佛所共稱讚」。這些大士，諸佛（十方的佛）都證明他們的功德，讚歎這些大士。「究竟菩薩諸波羅蜜」，我們說六度（六波羅蜜），六度也包括萬行，對於六度萬行種種的都徹底了，都達到了究竟，都圓滿。究竟菩薩諸波羅蜜，「而常安住不生不滅諸三摩地」，他雖然在究竟種種的波羅蜜，可是他安住於無生無滅的三摩地。不生不滅就是寂定，寂滅的寂，寂定。不生不滅，像《涅槃經》說，「涅槃不生，涅槃不滅。不生不滅，名大涅槃。」《維摩經》就說，「法本不生，今則無滅。」所以這個不生不滅就離開生滅了。小乘的解釋，是有餘涅槃的解釋，偏於空。大乘就空假中，從空入假，他雖然是有為，他做種種波羅蜜，波羅蜜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禪定種種的都是在這裡有修有為，在這個事相上而顯示出本來無生無滅。不是都要離相，二乘是離

開相，一切相都要破相而說空；大乘法，「當相即道，即事而真」，不要撥開了相談真，顯相的時候它就是空，相就是道，即事，事就是真，就是真如，就是實相。所以常常有人問，色即是空，桌椅板凳在這，怎麼說它是空？明明看得著的。現在就不用講很多佛理了，就用愛因斯坦的話來回答，這一切物質都是人類的錯覺。你說有桌椅板凳在這邊，如果是有，那是你的錯覺。科學家給你答覆了，不用咱們費勁。所以我們以後講佛法好講了，有人來問這個問題，你就把愛因斯坦的話搬出來。即事而真，所以他終日度生，終日無度，極樂世界這些菩薩，他在不生不滅三摩地之中而廣修種種波羅蜜，廣修種種萬行。

終日度生，終日無度。最近我們看了台灣一位老和尚有一個對話，他這本書裡這個對話我非常欣賞。有人去問他，這個老和尚入定能一入入四十天，他的基本功就是入定和念佛。教理不很深，知道得很少，禪宗領略得也不深，他的基本功是打坐和念佛，但是定功很深。有人問他一個問題，他說我們是不是要像老和尚這樣子成天打坐？他回答這句話，因為他都是有真實修持，所以他直起直用。所以他雖然不是很會禪，可是他這句話回答得是說的本地風光，就是他自己的風光。他並沒有想安排一句話來回答你，我這話有禪機，要這樣的話，禪宗早就應該吃棒子。是不是我們也應該像老和尚這樣成天要打坐？他說我聽了你說話，我才知道我是在打坐。在人家問他這句話之前，他並不知道他在打坐，可是他是在打坐。所以這不就是終日打坐，終日無坐嗎？他不知道他打坐，你說了，你說了我才知道我是在打坐。過去也有一個公案，不大記得清了，大概只記個精神，現在我也不去翻書了。大概是藥山，在石頭那裡，在那坐著。石頭走過來問他：你在做什麼？他回了一句話，他說（這句話不準確，反正意思是這個意思）聖諦亦不為。你在做什麼？

就是聖諦我也不做了。（底下是準確的，因為我不是用記，我是最欣賞那個東西，一欣賞它就記住了。）石頭他問：你是在閒坐，你什麼都不幹，你在這閒坐著。藥山回答：閒坐就是為。什麼叫有為，什麼叫無為，這一點要好好體會。閒坐那是為，你要是以為閒坐是無為，那就永遠不明白什麼叫做道。所以在這個裡頭，就是在現在人生活裡頭的事情，也能暗合到這裡。「終日度生，終日無度，日涉萬緣，一心空寂」。所以在布施、忍辱等六度都究竟，還安住在不生不滅三摩地裡，這就是說這些大士的功德。

「行遍道場」，譬如說在大道場那成天跑，沒有地方不跑，凡是所謂道場中的一切事情，他這一切行都圓滿了，這是行遍道場。

「遠二乘境」，這幾句話也是很驚心動魄的，這是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說「若墮聲聞地，及辟支佛地」，你隨著聲聞地、辟支佛地，你依照這些地去修持，「是名菩薩死」，這叫做菩薩死了，「則失一切利」，你就失掉了一切利益。「若墮於地獄」，你墮地獄這樣來修行，「不生如是畏」，這個還不要生出這樣的害怕。就是說你要是隨著阿羅漢、緣覺這個道去修行的話，你要生很大的怖畏，要比你去做破戒入地獄的事還要更害怕。「若墮於地獄，不生如是畏。若墮二乘地，則為大怖畏」，重複一句。所以這些經裡頭的話，只能做一個解釋，不能做第二種解釋。這個地方「遠二乘境」，極樂世界的菩薩遠二乘境，所以二乘種不生。佛說二乘是焦芽敗種，定性聲聞就是如此，是焦芽敗種，是焦了的芽、腐爛了的種子。密教裡頭有戒條，在聲聞眾中你去住了七天，你是犯戒。當然你如果是去度他們，那又另當別論。你要是跟他們共同生活、共同學習，待七天，就破戒。所以這個戒，要受戒就是要研究。現在人很多只受戒，不研究戒，破了戒也不知道。你墮地獄，你是破戒了，你殺盜淫，你壞了戒，你就要入地獄。但是你不要害怕，破了戒不是最



壞的事，最怕是你破了見、壞了見。因為破了戒之後你去懺悔，將來這個破戒的罪受完了，你還可以繼續修。所以在地獄中的眾生如果是肯念佛，他哪一天罪報滿了之後，他一出地獄就是清涼華菩薩。破戒不可怕，你壞了見就不行。你要是壞了見，現在很多人不重視這個見，當然守戒就是好的，我們也讚歎，實在是讚歎，但是現在還要進一言，底下還要重視自己的見。因為你壞了見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，這是壞了見，他就要以損人利己為正當，這是見的錯誤，見的錯誤不好辦。所以捨身容易捨見難。這是很粗的，當然很細微的就好多好多見是難捨。所以菩薩一定要修慈悲喜捨。這個地方就是「遠二乘境」，底下引出這段經文，引出戒和見的問題。所以密宗裡頭就特別重視，禪宗也是如此，為山說仰山，「不貴子行履，只貴子見地」。你破了戒之後可以懺悔，你去受罪，這個罪報完了，你的見解還是對的，你可以繼續努力；見要錯了，你永遠要繼續錯誤。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要好好的廣求多聞，要讀誦，要修持，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很正確的見，一個決定的見，一個圓滿的見。

「阿難：我今略說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叫阿難，我現在略略說說，「彼極樂界，所生菩薩，真實功德，悉皆如是」。我還是略說，如果我廣說，「百千萬劫不能窮盡。」這一品就完了。

今天我們可以把最後一品講完，「壽樂無極」。這個題目也很有意思，「壽樂無極」，無有極限。第一句話就是「佛告彌勒菩薩」，我們就要重視，都是佛告阿難、阿難，這個地方是佛告彌勒。所以這部經前半部是阿難當機，從這以後是彌勒當機，阿難退居第二位。在這部經中，佛後頭，現在我們這次講不了，佛告訴彌勒，「我今如理宣說如是廣大微妙法門」，我現在如實際之理向你們宣說這麼樣廣大、這麼微妙的法門，就是指的念佛法門。「一切諸佛

之所稱讚」，十方佛都稱讚。「付囑汝等」，現在就囑咐給你們，就指的阿難和當時在會的一切大眾，菩薩以及地球上的二萬人，「作大守護」，你們要好好的守護，而且是大守護。所以就是說在這個會上，阿難、彌勒當機，接受了佛這個囑咐。因此下一個是彌勒，佛囑咐他承當，他來之後一定要大弘這個法，作大守護。所以有人以為將來彌勒來了之後所說的只是法相，當然要說法相，唯識觀是彌勒成功的法門。但是受了釋迦牟尼佛的囑託，必定要對於這個如是廣大微妙法門作大守護，要講述、弘揚《無量壽經》。所以從這個地方起就彌勒菩薩當機，也就是下一個接班的佛，在這個問題上要接班。佛告彌勒菩薩以及當時諸天人等，在這個會上，人類，地球的人是二萬，四眾弟子：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二萬，還有諸天人民，還有諸大菩薩，這是無量無邊。告訴大家，「無量壽國」，就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國土，他那的聲聞、那的菩薩，「功德智慧不可稱說」。這個聲聞，剛才說了遠二乘境。這個聲聞是什麼？就是從他證果，他所斷惑的水平來說，他斷了見惑、思惑，是相當於聲聞的水平，稱之為聲聞，都是發大乘心。一乘願海，六字洪名，彌陀的願海是一乘的願海，都是等於大白牛車。這是一句話，他這個願海，具體大家的修持就是念六字洪名，求生淨土。於是乎使自己求生的信願投入在彌陀一乘願海的大願之中，所以彌陀的大願之海就成了自己的大願之海，這就是法門的微妙。這些功德不可稱說，剛才說了很多很多，這是略說。

「又其國土微妙安樂，清淨若此」，這個國家微妙安樂清淨是這個樣子，「何不力為善，念道之自然。」這段話見於《魏譯》，《魏譯》本有這一段，這段話的後頭就是古譯。所以後頭這段話也從來沒有人寫過註解，中國人、日本人、高麗人都沒有誰作過註解，我是第一個動筆的。也希望大家有人將來寫得更好，超過這個。

我們也是在做一次檢驗，這裡頭還有什麼可以更好的、更恰當的一些解釋。「微妙、安樂、清淨」，這是《魏譯》，日本人作過註解，「莊嚴超絕」，它的莊嚴超乎一切，它絕妙，所以叫做微妙。「無有苦惱」，它的國家沒有苦惱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，才稱為極樂，沒有苦惱，所以叫做安樂。而且這個國家是「無漏相」，它不是有漏之相，不是像我們這個世界，一切都是漏的。它這個水鳥樹林雖然跟我們世界這些東西形相一樣，但是它是無漏的功德所成，是無漏所顯出之相，是實相而現之相。實相是無相無不相，實相無相，但也沒有不相，不相也是相。無不相就兩個否定，負負就得正，是不是？所以實相可以顯一切相。實相所顯之相，所以也就清淨。因此極樂世界是微妙安樂清淨。

如此的安樂清淨，「何不力為善，念道之自然」。釋迦牟尼佛就，這是對當時在會的眾弟子說的話，你們何不力為善，好好為善，念道之自然。這個力為善的解釋，《淨影》又解釋，就是用力的去行善。念道之自然，就是說你念佛自然就往生了，不用你自己費什麼力量，自然達到的，這叫念自然。所以《淨影》的「何不力為善，念道之自然」，完全歸到念佛法門，解釋這兩句。這是中國人的解釋。日本人的解釋就廣一些，他把念道之自然，彌陀的本願是他力，他力法門，他力大道，靠他力，不是依靠自己力量在那修持，靠他力。所以到臨終的時候，佛來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。還有經說，佛以三昧力，使得這個臨終的人也入三昧，因此自然而然發生正念，隨佛往生。這是非常自然，不是靠自己的造作，也不是自己力量所能達到的，這樣叫做自然，這是《會疏》的解釋。再一個自然，他說「三乘所證道」，三乘的行人他們所修的道是什麼？就是無為，無為而自然，你有為就不自然。無為就自然而然的，不是由於造作而成的。所以人也是如此，有的人他就是很天真，有的人很

多做作，是真是假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出來，那個造作的人比那個率真的人往往就差得很多。沒有眼睛的人就把那個很造作的人，表現很有道德、很有什麼什麼，但是他是做作的，咱們通常說假道學，那就是做作。三乘的法也是「無為自然，性不造作」，就叫做自然。所以自然中包括兩個意思，可是《會疏》的意思，重要的還是在前面，淨土法門是他力，是自然的。

從這兩個說法來比較，《淨影疏》就以為善去求往生叫做力為善，自然得到往生叫做念自然，這是《淨影疏》的意思。《會疏》的意思，就是「他力直超」，用他的力直超，這個叫做自然；「以無為無作」，也無為也無作，這個也叫自然，另外一種自然。「以初義」，前頭那個他力直超，做為自然為主。《會疏》這個說法很好，因為什麼？因為和淨土宗的奧妙相同。它這裡頭雖然是兩種，也互相含攝，這兩種它互相含攝，因為在你念佛之中，我們說暗合道妙。所以藕益大師說，「從事持達理持」。你只要事持，就是老老實實一句一句這麼念，這是事上在持名，可是從事上持名，你可以自然而然不知不覺而達到理持，到了理持那就無為，也就是無作。所以第二種這種自然，也可以包括在第一種裡面。這就把這一段經文裡頭的，過去所流通的《魏譯》，這一段的解釋介紹過了。這一段，中國、日本人都有一些註解。

底下我們是用的古譯，古譯底下有一大段的句子都有自然，底下有八處都見了自然兩個字，「自然嚴整、自然無為、自然保守、自然中自然相、自然之有根本、自然光色參迴、自然所牽隨」，八處用了自然，從這個地方用了之後，下面有八處用自然。所以這個自然不是無因外道所主張的那個自然，有的說自然外道他們就主張自然。所以我們不要因為這個字相同，就以為它的實義相同。自然兩個字，有的就是把凡是用自然都回避，因為外道用過這個，這個

就不能用。有的時候你沒辦法，像無為兩個字，咱們中國道教用的。大家稍微看過一點道家的書，道家常常用無為。咱們經裡還是用無為，這個不妨礙，但我們的意思比它深。「蓋自者，自性；然者，《楞嚴經》中清淨本然」。清淨，本來的本，然就是然而那個然，就是自然的然字，清淨本然。有人問問題，清淨本然，怎麼又忽然出生山河大地？所以是很好的一個問題，就清淨本然。所以自然兩個字就是自性的自和清淨本然的然，自性清淨本然就稱為自然。自性的本然就是真如實相。所以念道之自然就是持名念佛，也就是念實相。剛才不是解釋了嗎？在念佛就得到往生，念自然。所以持名念佛就是力為善、念自然，同時這裡就是念實相。

為什麼說你持名就是念實相？藕益大師的解釋最好。所以藕益大師的《彌陀要解》，可以做為我們學習淨宗的一個綱。他說「實相無二，亦無不二。是故舉體（整個實相它全體）作依作正」，作依報作正報都是實相。所以要是倒過來說，依報也是實相，正報也是實相。「作法作報」，法身是實相，報身也是實相。「作自作他」，他方的佛是實相，我這是自，我也是實相，你們也是實相。「乃至能說所說」，能說的所說的，所說的經文。「能度所度」，我們去買點螃蟹放生，我是能度，螃蟹是所度；菩薩在度我們，菩薩是能度，我們是所度。「能信所信」，我們信極樂世界，我是能信，極樂世界是我所信。「能願所願，能持所持，能生所生，能讚所讚，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。」這一切一切沒有一樣不是實相正印所印出來的。實相如個圖章，印出來一切印文，這一切都是實相這個圖章印出來的，實相正印之所印。這個就跟咱們上次解說過的「一切皆成佛」！你看藕益大師這個話，跟咱們淨宗這「一切皆成佛」，跟《楞嚴》的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，這都是所謂在言教之中登峰造極的東西。所以印光大師讚歎，釋迦牟尼佛再寫《阿彌陀經》的

註解也不會超過萬益。我因為這句話而佩服了印老，過去指的三大德這裡頭，我總覺得印老弱一些，但是印老能夠看到這樣，能敢說這樣的話。這句話不大敢說，沒有金剛骨頭，要用世俗的概念就不敢這麼說。因此持名就是念實相，念道之自然，剛才我們說自是自性，然是清淨本然。

「出入供養，觀經行道，喜樂久習」，這就顯極樂會眾的殊勝功德。「出入供養」，極樂世界，上次不是說了嗎？到各個世界去供養諸佛，他們不停止的去供養，這是修福；「觀經行道」，就是修慧，看經、行道，這是修慧，這是福慧兩種莊嚴，所以就「喜樂」，就生歡喜，法喜、法樂，願意久久修習，沒有懈怠。所以極樂世界沒有退緣，老在增上，這也就是我們要生極樂的原因。「才猛智慧」，這個才猛就是咱們這個經中稱讚法藏比丘「高才勇哲，與世超異」，高才、勇哲，這不就是才猛嗎？有智慧。所以，「才猛智慧」跟這兩句經文是同一義。「心不中迴」，迴是退，中途退了就是中迴，他沒有中迴。「意無懈怠」，他沒有懈怠。「外若遲緩」，遲是遲徐，安安靜靜慢慢的，緩是緩和。現在大家不都希望緩和嗎？不喜歡緊張。你外面看他很安徐、很緩和，「內獨駛急」，內心是很駛急。駛是疾速、很快，急是急速，也是很快。「外若遲緩，內獨駛急者」，就表示他表現於外的是很寬緩、很安閒，好像沒有事，但是內心精進不已，念念相繼，沒有一念懈怠，沒有剎那失照，這稱為內獨駛急。所謂「片刻不在，便同死人」，他就沒有這個同死人的時候，這叫做駛急。

「容容虛空」，容容是和同之義，我們能融入叫做容。容容，跟大家都能夠相和、相同，沒有標新立異，容容。虛空，他跟虛空一致，沒有不同於虛空之處。所以這些聖眾的心，它同於虛空，虛空沒有邊際，自心也沒有邊際；虛空無一物，自心也無一物。虛空

它是空無，可是萬象都生在空中，我們心也是如此，我們心中也建立萬物。「無一物」就不在有邊，「容萬物」就不落空邊，所以是不落這二邊。「無一物而容萬物，雙照空有」，空也照，有也照。無一物而容萬物，雙照空有，無一物是空，容萬物是有，空有雙照。「容萬物而無一物」，空有都沒有，無一物，「則空有俱泯」。別看「容容虛空」中，就可以解釋出這些很重要的含義。底下自然而然就是「適得其中」，自然合乎中道，從容中道。適就是適合，「得者指契會」，無所得，你是契會於中道。也像《金剛經》說無住而生心，生心就無住，無住就生心，這就是中道。「中表相應」，中是裡頭，內心，表是表現於外的。

表裡一如，所以就中表相應；沒有安排，所以就「自然嚴整」。這又出現一次自然，自然而很嚴整，莊嚴整齊。「檢斂端直」，檢是檢束，不要分散，斂是收斂，就是耳目口鼻皆當自端的意思。「收聽攝視」，看的東西不追逐外頭，收；聽，這是聽自己，反聞自性，這都是收斂之意。端是端正，直是不曲、正直之義。所以，檢斂端直，收聽攝視，心不外緣，要端正、正直。這樣就「身心潔淨」，你不去追外頭的塵緣去了，所以你身也清淨、心也清淨，就是耳目口鼻身心都端正。於是「身心潔淨，無有愛貪」，身也乾淨，心也乾淨，沒有所愛，沒有所貪求。「志願安定，無增缺減」，他發的志願安定，安就是決定的意思，堅定的意思。彼土的聖眾所發的誓願自然就是堅定的，沒有忽冷忽熱，忽然間又出了什麼新的願，或者哪條願我又放棄了，一會又添一點，一會又減一點，一會又過了，一會又不及，沒有這些事，志願安定。無增缺減，沒有增缺減少。

「求道和正」，剛才說過這個和字很重要。自然中節，他就不為傾邪所誤，傾是歪，邪就是邪惡。現在這個邪惡很多，一不小心

就上當。現在又批判了一些，暴露了一些，國內、國外都有，政府也抓起了一些。很多修行人上當，就是誤了傾邪。但極樂世界永遠沒有這種事情，不為傾邪所誤。為什麼能不為傾邪所誤？他「隨經約令」，按著經書的約束和教令。所以要尊重經教，皈依法，皈依就是皈命，你要皈依法。所以密宗，違反了佛說的話就要入地獄，這一條戒就不得了。所以隨便就學密，入地獄有分，因為老破戒。他要隨經的約束和命令，要聽佛的話。現在很多人都想自出心裁，想自己要標新立異，不知不覺有好多地方變得功不抵過。弘法也很有功，但是出了許多不符合於佛的原意，他自己杜撰的一些說法，這個就有謗法的過失，這個過就超過了他的功。隨經約令，「不敢蹉跌」，不敢稍有損失、稍有違反、稍有疏忽，摔跤了。「若於繩墨」，就好像木匠做工，拿那個墨繩（墨線），裁縫也有裁縫線，都是繩墨之義。這繩墨當然專指木匠，繩子上帶上了墨，一彈，木頭上就有一條線，你的鋸子就按這條線來鋸。

「咸為道慕，曠無他念」，所慕的只是道法，心中空曠，沒有其他的念頭，只有道慕之外沒有其他的念頭，「無有憂思」。「第一句，心所慕求者皆是至道。第二句，曠者空曠，其心空廣無有妄念。第三句，信心堅定，智慧明了」，無有憂思。無有憂思，因為你有了正信，你很安，你的願力很堅固。由於你有智慧，所以於這一切世間的事情沒有憂慮，對於法也無疑。沒有憂慮，無有疑，你才能夠做得到無有憂思。這是這三句的意思。從淨土宗來說，「曠無他念」就是萬緣放下，不想這些，萬緣我都放下。「咸為道慕」，只是慕道，就是一念單提。「無有憂思」，當念，這一念就是。這就是這些大菩薩的，這三句的解釋。

底下這一段就很深入，「自然無為，虛空無立，淡安無欲。作得善願，盡心求索」。為什麼自然無為？因為上次說的適得其中，



他已經恰好從容在中道；因為他已經從容在中道，所以他就自然無為。他不是用一種什麼力量，或者怎麼克制、怎麼去造、怎麼去做而達到的，自然安住在無為法中，這自然無為，這才是真的無為。如果是由於你的造作，用點什麼逼出來的東西，那就是有為，你在那造，造就是為。「虛空無立」，虛空指心如太空，開廣沒有邊際，也離開塵，也無染，空中是不受一塵，空。無立就是禪宗說一法不立。前幾天來一個人，他最後說：求你就給我說兩句。我說：我此門中實無一法予人。他是臨濟寺來的，他禪宗，那就是禪宗的話。我這個門裡頭，沒有一個法可以給人的，一法不立，若立了一法就是害人。虛空無立就是這個意思，如太虛空，一法不立。「自然無為，虛空無立，淡安無欲」，淡是淡泊。諸葛亮教子就是淡泊寧靜，淡就是淡泊，安就是寧靜，淡安就是淡泊寧靜的意思。無欲，欲是求，淺說我們不用了，那都是極樂世界的大士。所以這個欲，就應該用《俱舍論》的解釋，是希求做到什麼事業叫做欲。咱們經不是說嗎？「亦無希求不希求想」。淡安無欲，一切都淡泊寧靜，沒有希求，也沒有不希求想。「作得善願，盡心求索」。可是有了善願，盡心去求索，要實現這個志願。就好像法藏比丘有了心願，要超勝一切佛國，他花了五劫時間去求索這個願，這個願出來之後又多劫修行去實現這個願。先五劫是結得善願，後來的修持就是盡心求索，而極樂國土這些大菩薩也都是如此，結得善願，盡心求索。

前面已經說淡安無欲，沒有希求不希求想，這又有大願，又有盡心求索，初看好像是矛盾。這也就跟一上來的「德遵普賢」這一品一樣，「德遵普賢品」說，來釋迦牟尼佛這一會的這些大菩薩，都入空、無相、無願法門，都空、無相、無願，這些菩薩又都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，具足無量行願。大家注意沒注意這兩句話？這

一切菩薩是入空、無相、無願法門，底下又說具足無量行願。我們初初入佛法要想深入，就要善於去發現這些矛盾，發現了這些矛盾再解決這些矛盾，你就深入了。第一步往往發現不了，第二步是發現之後解決不了，這個就是我們用功的過程。它這個你看是矛盾，正好是事理無礙，空、無相、無願這是理，無量行願是事，事理無礙。所以終日度生是事，終日無度是理，這是事理無礙，不是偏於某一邊。事度的菩薩，是個小菩薩，他們是偏於事的一邊，阿羅漢偏於空的一邊，這都是聖人（聖賢），但是都有所偏，不是圓，圓你首先要事理無礙，再進而到事事無礙。

「含哀慈愍」。含哀是悲心，心中很哀念眾生。慈愍是憐憫眾生，這是慈心，大慈大悲，願意度眾生。「禮義都合」，所結得的這一切，自然契理契機，所以合乎禮合乎義。「苞羅表裡」，苞是包含，羅是攝取，表是事相，裡是理體。所以這些大士是事理雙圓，真諦和俗諦並照。「過度解脫」，這個過度的解釋是什麼？就表示自己出生死。這個就是《吳譯》的題目，稱為《過度人道經》，過度就表示自己出生死，也令其他眾生出生死的意思。所以過度不是現在咱們這個解釋，這個事情從那個事情過度，就是自己要出生死，也讓其他的眾生出生死。這樣的話，過度解脫合乎事、合乎理，讓自己和一切眾生都能得到解脫。

底下這一段，也就是很多人讀這部經這一段不懂的地方。「自然保守，真真潔白，志願無上，淨定安樂。一旦開達明徹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」。所以這個地方，宗門和淨土，禪淨是不二，本來不二。你看，自然就是保任的任字，保守就是那個保字。任是什麼，保任的任字是什麼？就是要行便行、要坐便坐，沒有這樣的考慮、那樣的考慮，更沒有裝模作樣。這個保是念念不異，前念跟後念，保於、安住於實際的法身實相之中，就叫做保。自然保

守，自然就是任運，任運底下就是保守，就是任運保守，正是禪宗的保任。一般說來，保任是悟後的事，這個地方怎麼一上來就把這個解釋為保任？底下才是悟，「一旦開達明徹」，才是大悟。要知悟有種種層次，在以上這些境界，這些大士何嘗不悟？但是悟還有大悟、小悟。所以大慧，宋朝的大慧，大悟十八次，小悟無計其數。六祖第一次聽《金剛經》已經就有所悟，就超過神秀。你看看一個文盲，馬上超過神秀，這因為什麼？就是他比神秀多一點悟。但是還不徹底，所以再一次才證悟。高峰，中峰國師的師父，第一次大悟之後，第二次又多少年之後才悟。所以現在有很多人，剛開始的一個小悟，就覺得不得了。大慧法師是大悟十八次，小悟無數，數不清，這才是精進。所以這個保任，擱在後頭這個大悟之前就沒有矛盾，因為以前說的這個境界已經是甚為深玄的境界。

「真真潔白」，兩個真字。真這個真字就是一真法界那個真，真如本性那個真，妙明真心那個真，本經真實之際的真，是一個字。兩個真字擱在一塊，就表明不是對待那個妄而說的真，是絕待的真，就真中之真，所以真真。「潔白」，潔就是無垢，白就是無染，沒有垢污，沒有染。東西一染，你好好一件白衣服一染，你再洗它也洗不掉了。我們這個沒有染。所以六祖說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就是潔白。用百丈的話，「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」心性沒有染，它本來就清淨，你又無染，它不就是真真潔白嗎？所以所保任的正是這個無染本淨的絕待真心。但是明心見性這個見的程度和水平還大大有差別。所以「當信佛經語深」，境界很深，佛經是無盡藏，禪宗亦復如是。所以悟了的人和悟了的人相見也有高下，有很多問答是非常玄妙、非常殊勝也就在這。「志願無上」，怎麼叫志願無上？所發的志願是無上。「《往生論註》曰：無上者，此道窮理盡性，更無過者。」在理體、在自性窮盡，沒有再過於這個的

，稱為無上。宗門的還有一個我就不引了，那個很難懂。總之就是說，這個禪宗，法身不墮在法身數中。咱們一般以法身為極，怎麼到了法身出生報化，禪宗不落在法身數裡頭。一般以毘盧遮那為法身，唐朝的國師跟皇帝說：陛下，你應當在毘盧遮那頂上行走，你應當在毘盧遮那佛的頭頂上走路，超過法身。所以這叫做法身向上事，還有法身向上事在，這是無上。「志願無上」就是說他是以這個為志願，在淨宗說這是寂光上上品。

「淨定安樂」，淨是清淨，定是不動，「其心清淨，寂然不動」，這是淨定。「安樂者，安然自在，任運常樂」，這個樂是超過一切，無法形容。「一旦開達明徹」，突然有這麼一個剎那。為什麼不說你這樣用功多少年之後、多少天之後，或者什麼過程之後，就到達這樣一個境界？要這麼說就錯了，因為這個無上不是一個行所能到之處，這是一個行不到處。所以宗跟教在這個地方上，教就說如何如何修，宗門就指出是教外別傳。這是一個行不到處，你用修行不能達到的地方。怎麼能夠達到這個行不到處？必須除盡有所得心，你把有所得的心除得乾乾淨淨之後，你才能行至行不到處，你才能走到那個走不到的地方。因此，既是個行不到處，這個行程就說不出來，行程是不可知，這個程期當然也就不可知。就是突然在無心三昧之中，無心三昧是高峰的話，正當開悟的時候，那個開悟的人他證入無心三昧，突然間他在這個三昧之中，突然間他觸著碰著，兩個突然。一下就好像咱們碰碰碰著了，自己全套的自動生產系統一下你把這個開關開了，於是全機都動起來，全場都動了，碰著了。你要碰不著這個，那你也沒辦法，你不懂，你什麼也不懂。比如說上次，世界上都很怕，兩個，美國或者蘇聯的首長，誰一下按錯了旋鈕，核戰爭就打起來了。自動控制，你這一按旋鈕，一下核彈什麼都發射，飛機也出去，對方馬上就應戰，就打起來了。

這個旋鈕就是如此，他觸著、碰著，就例如這個，一旦一下你摸著這個就動了。所以禪宗管這個叫做「向上關捩子」。電門，向上一路那個電門讓你摸著了，「剎那相應」，你就能「究極心源，契入理一心」。契入理一心，這不是禪宗的話，這是淨土宗的話，這也就說明淨土宗的理一心也達到這樣的高度，他破無明。當然四十一品無明，破的有深有淺，徹底破無明就是常寂光，但總之是破無明。

「一旦開達明徹」，就是宗門的大徹大悟這一天。「開者心開，達者了達」。一旦開達了徹。明就是明明白白，《信心銘》說「洞然明白」就是明。徹就是透徹、徹底、徹悟。所悟的是什麼？一旦開達明徹是「自然中自然相」，是自然裡面的自然之相。《首楞嚴經》有最頓的地方，也有還稍微漸一點的地方，種種的都包括，一個經裡頭常常是各個方面都包含一些。最頓的地方就是「狂人失頭」那個譬喻，狂人自己照了鏡子，看見別人都長了頭，長了面很好看，他自己看不見自己的臉，怎麼我沒有頭？別人都這麼好，我怎麼看不見我自己的？把頭丟了，就以為丟了頭，成天找頭，就所謂稱為狂人，這狂人就說的是我們。有一天忽然間明白了，哦，我的頭就在這，不狂了，好了。所以「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」，這個最頓，一歇就是菩提。所以說開悟是什麼？哦，我的頭就在這，這自然，我本來有頭，頭在這，何等自然，狂心歇了，歇就是菩提。

還有古德開悟說的，「原來師姑（比丘尼），是女人做的」，他悟了之後就悟了這麼一句話。這是自然中自然相，因為他破了這一切法執。還有一句，「早知燈是火，成佛已多時」，這也是古人說的。但是更好給改兩個字，也是古人說的，比這個更好一點，「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。」成佛兩個字就不如飯熟兩個字好。我早知那個燈就是火的話，我就用燈把柴火點著，我做飯，飯就熟了

，早就飯熟了。當然這個飯熟就譬喻的是成佛，都是極自然的事情。我當時就不知道那個燈是火，我滿處找火，鑽木取火，忙了半天，這火是不是有還不知道，我這個飯始終吃不上。我早知道那個燈，就是點的那個油燈，那個油燈不就是火嗎？那個把它引著了，你燒上柴，這個飯早就做得了。所以比丘尼就是女人，燈就是火，都是自然中自然相。

還有，沒有悟的人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男是男，女是女。初步悟的人，也就是破初關，這就變了，就往往沒有共同語言，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，男不是男，女不是女。在他徹悟以後，山還是山，水還是水，男還是男，女還是女。所以高峰的話，「元來只是舊時人，不改舊時行履處」，這個是最高了。這個有好多說法，也是禪宗的說法，「歸來仍是舊時人，不是舊時行履處。」這也是悟境，歸來還是那個我，可我的行履之處不是過去了，這也符合實際情況。再說，「歸來不是舊時人，仍是舊時行履處。」也是悟的人，回來的這個人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，不同了，但是我行履之處，我吃飯穿衣我還是吃飯穿衣，仍是舊時行履處。所以這兩句都成立，但是不如高峰這個「元來只是舊時人，不改舊時行履處」，這個是最高境界。所以就山還是山、水還是水，男還是男、女還是女，一切仍舊，這個仍舊就多自然。所以這個深淺，要能知道別人的話的深淺，這個很不容易，要知道。他這第一個情況，第二個情況，第三個情況，你這裡頭分辨得出嗎？不過總之，我們還是回到這裡來，這一切「祇是仍舊」，這也說明就是自然，何等自然。

「當相即道，即事而真。——皆是清淨本然，——皆是自然中自然相」。所以一切山、水、男、女、今時、舊時種種，沒有一樣不是實相正印之所印。剛才不是引了這句話嗎？既然沒有一個不是實相正印之所印，所以這一切相、一切事都是清淨本然，——也都

是自然當中的自然相。而且自然中的自然相，這個自然它就有根本，是「自然之有根本」。這個根本就說明是本體，也就是一切諸法根本的自體，它本來的本體。《大日經》有這話，「一身與二身，乃至無量身，同入本體。」就是一切事都是從本體所流現，也都同歸於本體。這就是「一旦開達明徹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」，自然它有一個本體。「自然之有根本」，這個有字很是關鍵，如同狂人的有本頭，這是有。傅大士給梁武帝講經，揮了一下戒尺就下座了，寶誌公告訴他，大士的《金剛經》講完了，他就把尺晃了一下就完了。他的《心王銘》說，「水中鹽味，色裡膠青」，水當中的那個鹹味，水有點鹹味，有沒有這個味？真有這個味，決定是有，可是你要找這個鹹味是什麼樣子，是個什麼東西，鹹味是什麼，鹹味是長的、是方的、是圓的、是紅的、是藍的、是白的？不可得，這一切不可得，但是它是有；它有，這一切不可得。所以這個決定是有，這個有字很重要。所以學佛要先知有。曹山，曹洞宗的祖師，曹山說「祇要知有便是」，知道有就是，就對了，「無論當煩惱無明之時」，哪怕你正有煩惱，你正在無明之中，你能知道是有，就是。所以這個有字非常重要，不能放過。

「自然之有根本」，可以分兩方面來說，「一者，萬象森羅」種種，它的體性沒有兩個，所謂「千波皆水」，一切波，大波、小波、平靜的波、驚濤駭浪的波，都是水；種種金做的器件，都是金子所成的。所以這個水和金，水就是波的本體，金就是一切金的器件的本體。所以這一切之中它有個本體，這就是根本。這是一個意思。第二個意思，「不由造作，一念頓悟，故云自然」。對於他悟了之後，了知無有一法在自心之外，「盡在自心，頓見真如自性」。所以，了了見，無可見；無可見，了了見。所以明心見性這個見字怎麼講？了了見，清清楚楚的看見，看見什麼？無所見，沒有什

麼，沒有見到什麼。無所見，我沒有見到什麼；了了見，你清清楚楚的看見。這就好像有點不像話，正因為它不像話，所以就對了。非思想語言文字分別之所能知、之所能表達。你認為它處處都對，那它都說不到，沒有說到；就是你認為這個不像話，你想不通，那倒是對了。所以這個時候就知道自心、自性，這個就是根本，這個就是知道自然之有根本。所以《維摩詰經》說，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。」當時豁然大悟，還得本心，就是那個狂人失頭後沒有丟頭，你沒有得到個頭，就是認識了。心也是如此，你不知道它，所以得本心者就是明本心。豁然就是剛才咱們說的「一旦開達明徹」，還達本心就是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」，跟《維摩詰經》一致。大家不是講過《維摩詰經》了嗎？又《菩薩戒經》說，「我本元自性清淨」，本元的自性是清淨的，「若識自心見性」，認識自心，見自本性，「皆成佛道」。所以曹山說「祇要知有便是」，這是佛佛相傳的心印。

「自然光色參迴」，這就從事相中顯現一切妙光、妙色。參迴，參是交參、相入，迴是迴轉。這些聖妙的光，極樂世界光色，殊勝的境界之中，顯現出——光中有種種色，——色中有種種光，相參、相迴轉，變化不拘。「鬱單成七寶」，這句話很難懂，這個你要查古譯才有法懂。鬱單是北鬱單洲，我們四大部洲之一。這個部洲它是比咱們都好，它這個土地都不要耕種，自然出生很多很多糧食，衣食不缺，而且人壽一千歲。這個鬱單我們經中採的這句話是《漢譯》本，「鬱單成七寶」，《吳譯》本是「鬱單之自然，自然成七寶」，文字多一點。因為配在一起，文字不好辦，但是把這個意思，我們參考《吳譯》，這個意思就好懂了，就如同鬱單州那種自然情況出生一切東西一樣，而極樂世界這些淨佛國土自然能出，如北鬱單洲自然而然就能出生七寶。「橫攬」，攬是撮持，橫指空



間，就能成萬物。「光精明俱出」，光是光明，精是精妙，明是明淨，一切都出生。此心本來具萬德，它是沒有無明、沒有垢污，「清淨莊嚴，光明微妙，精美潔淨」，一切的妙相就同時都俱出，沒有先後，同時都出現，光精明俱出就是這意思。

「著於無上下」，著是顯著之義。這句要不解釋又是很難懂了。著於無上下，它顯著於無上下，什麼叫無上下？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一切都平等，沒有這些差別，「故名無上下」。就是說你「自然之有根本」這個智慧，就顯著了一切平等的實際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說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；《楞嚴經》觀世音菩薩說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」，沒有這些高下差別之分，就顯示出無上下的本體。「洞達無邊際」，洞然通達，無邊際是無有窮盡，這是心的照用。無上下是心之本體，洞達無邊際是心之慧用，一個是如如理，一個是如如智。所以著就是明，明就是明心見性的明，明瞭這個，顯著了這個什麼？一切平等無上下的本體，這就是心。窮盡心源，洞達，智慧所照的沒有邊際，這就是無邊際。這就說明什麼？就這一段，「一旦開達明徹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參迴，轉變最勝」，愈變愈殊勝，就出現七寶、出現萬物，「光精明俱出」，都出來。「善好殊無比」，這個善好沒有能相比的。這是顯明了無上下的本體，平等之本體，與實際的本體，這個智慧所通達的、所了達的、所照的無有窮盡。這以上都是極樂世界大士的境界。

底下是佛開示在會中的大眾，他說「宜各勤精進，努力自求之」，大家都要勤奮，要精進，要自己努力去求道。「必得超絕去」，必定也可以超絕，可以往生到「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土」。「橫截於五趣」，你就橫著截斷於五趣。我們都說六趣，為什麼這又說五趣？因為把修羅打散了，修羅有天修羅、人修羅、畜修羅、鬼修

羅，把他分在這個裡頭去了，就剩了五趣。橫截於五趣，這個五趣裡頭，包含大家都知道的三惡趣，同時還包括了人天。因為人天也在修惡，但是沒有三惡道那麼惡，三惡道是純惡，人天是雜惡。人天跟三惡道比是善道，但是人天要跟極樂世界比，人天也是很苦，也稱為惡道，所以這個惡趣包括人天。橫截，就不是次第斷了，就是一下子把這五種惡趣的路都斷了。到了極樂世界就不會因罪業再墮在這五種惡趣之中，人天道也稱為惡趣。所以別的教以生天為究竟的果實，咱們佛教把生天看成是入了惡趣，這就是佛教不同之處、殊勝之處。橫截於五趣，惡道自然就閉塞了，沒有惡道，惡道這路不通。

「無極之勝道」，到了極樂世界，這是無有極。因為這是漢朝翻譯的，所以有些字句跟道教的字句是一樣，無極、太極。道教的語言沒有關係，我們可以借用，像無為還是用了，這個沒有侷限的。這個殊勝之道，這指的淨土法門。「易往而無人」，容易去，但是大家信心不夠，去的人很少。無人者，就極其少有。雖然十方世界諸往生者，可是像在咱們這種娑婆世界來說，你要知道咱們這個地球上有多少生命，一滴水有多少蟲子，多少生命。能往生者，當然始終不斷，像他們從台灣、美國來的人，都時有所聞，念佛往生的。咱們大陸上也有，但是十一億人口，這是少得很，因此就說是無人。很容易往生，但是沒有什麼人，就沒有那麼合適的。不是一個都沒有，是沒有什麼人，沒有人，這個人可以忽略不計，那麼少，和所有這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來比，真是可以忽略不計。「其國不逆違」，極樂世界沒有要拒絕誰去，是「自然所牽隨」，這都是自然得果，自然你修這個因就得這個果。所以大家應當「捐志若虛空」，捐是放棄，把你世間的這些志向把它都放棄，心如虛空。「勤行求道德」，要修道，更要得道。「可得極長生」，往生者都是無

量壽。「壽樂無有極」，到了極樂世界，人人跟無量壽佛一樣壽命無量，而且都受大乘法樂，永遠沒有退轉。「何為著世事」，幹什麼你們要執著世間的事情？「饒饒憂無常」，饒饒就是吵吵鬧鬧，都在這吵吵鬧鬧，對於無常的事情在這憂患。這佛勸告大家。

這一段也正好把極樂世界的大士介紹完了，彌勒當機也介紹出來了，最後這一段又做了勸勉。下面，重點都是勸勉的開展，就勸大家這個世界怎麼怎麼苦，我們要求往生。極樂世界現在大家之前，現在大家看到還有兩種往生，還有邊地往生的情況。讚歎這個經的功德、法門的殊勝，這就是全部。後面的，像是留心淨土的人，自己要是一直都在聽講，自己去看沒有問題。